



梅蘭芳、孟小冬作為梨園界中一對生、旦最佳的「搭檔」，通過幾次堂會戲的合作配對，舞台上陰陽顛倒的假夫妻，成了生活中的真夫妻。這段良緣確實是中國近代京劇史上值得記載的千古韻事、人間佳話。

對孟小冬來說，既有媒人，又為兼祧，也可算是明媒正娶了。但在初婚出嫁之日，卻不敢吹吹打打、對外公開；新房則既不在梅家，也不在孟家，而是設在友人馮總裁的公館裡。婚後，每日燈紅酒綠，摯友聚會，生活上倒是無憂無慮。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他們的婚姻，自己作主，可謂才藝匹配，令人羨慕。

然而，冬去春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單調刻板的生活使孟小冬漸漸有一種空虛寂寞之感，她想起師傅仇月祥的話：一旦和梅結婚，就意味著舞台生命從此結束。如今有了親身經歷，方體會到師傅的話果真不差。馮公館高高的圍牆鎖住她，幾乎與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絕。婚後，梅蘭芳照樣幹他的老本行，演營業戲、堂會戲，邀約不斷，而她卻終日無所事事，感到離開了舞台，就像魚兒離開了水似的難過。自己又彷彿是隻鳥，先被師傅關在籠子裡，一關十年，現在眼看正要進入「天高任鳥飛」的自由境界，卻又被關進了梅蘭芳的鳥籠子裡，有翅難展，心情終是壓抑的。為此孟小冬曾向梅蘭芳吐露過想要重返舞台的心願，梅蘭芳總是勸其說：「男主外，女主內，妳現在自由自在多好。若是出去唱戲，朋友會笑我梅蘭芳連自己的太太也養不活，妳叫我這臉往哪兒擱？」孟小冬無奈，只好從此息影家園，做起了梅太太。

俗話說「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孟小冬在馮公館的「金屋」雖然藏得很深，但不知何人走漏了消息，外面已有人在傳，說孟小冬被梅蘭芳金屋藏嬌，地點也打聽到了，是在馮幼偉的公館裡。與此同時，那些戲院老闆想要邀請孟小冬演戲，遍尋不著；更有一批戲迷，特別是一些專門捧場的年輕觀眾，也到處查找孟小冬的下落。為安全計，經馮總裁同意，決定「金屋」秘密喬遷。為便

於聯絡、走動，新址仍選在東城，靠近長安大戲院不遠的內務部街的一條小巷內。這是一條鬧中取靜、看上去不顯眼的普通小巷，但巷內卻深藏大宅。「金屋」四周，是靜靜的高牆，帶著幾分神秘，而門內卻是一座形狀、大小頗似籃球場的長方形院落。它不是四合院，坐北面南為一兩層磚木結構小樓，直對小樓的即是隔著院落的那堵青磚高牆。為不讓孟小冬感到孤獨，馮幼偉讓夫人的妹妹、比孟小冬小一歲的小姨子，跟著過去日夜作伴（或謂之「監護」），另外又派了一位秦姓老媽子燒飯做菜，一位男傭看家護院。而梅蘭芳也特為孟小冬新購置了一台手搖留聲唱機及余叔岩新錄製的全套唱片，並有幾張孟小冬本人去年在大中華公司所錄的唱片，讓孟小冬自娛自樂，以打發日子。對外則更加加密，除幾位絕對靠得住的摯友外，一律守口如瓶，就連那賊般精明的小報幫閒，也一時打探不著。

起先最早披露梅孟結合的是天津由張學良資助創辦的《北洋畫報》。他們不知從哪裡捕風捉影寫出這則小新聞。但消息傳出，人多半信半疑，梅黨更出面力為「闢謠」。弄得這家報社十分狼狽，時隔不到一月，不得不又登出一則〈梅伶近訊〉予以闢謠：

前者京津各報盛傳梅孟兩伶結婚，後此復寂然無聞。昨晤梅友某君，詢以此事究竟，據言全屬子虛，惟梅曾以東城居屋一所（謂非梅之蘆草園故居），賃之於孟，此謠言之所由起云。

「梅訊」中說的所謂「子虛」，實際就是當時梅黨中人編造出來的一段騙人的假話。他們把深藏孟小冬的「金屋」說成是梅租給孟居住，這樣梅孟就僅僅是房東、房客的關係了。

《北洋畫報》為了替梅闢謠，幾乎在同一時間又登出另一則〈程艷秋抵津瑣聞〉的消息：

程艷秋此次來津，本擬寓德義樓，臨時又改為北洋飯店。某夕某君往訪，詢及報載梅蘭芳娶孟小冬各節，渠謂並無其事。……



這裡程硯秋所說「並無其事」，倒不是有意為梅作假證。而是說明梅孟結合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竟連曾是梅的弟子、蜚聲海內外的梨園名伶程艷秋也被蒙在鼓裡，或者說一概不知。

不過，梨園中有一個人他們並沒有對其隱瞞，非但未瞞，而且梅蘭芳還帶著孟小冬登門拜望，饋贈喜糖。此人就是鬚生泰斗余叔岩。梅蘭芳稱余叔岩為三哥，余則呼梅為蘭弟。因此余叔岩對孟小冬親切地叫了聲「弟妹」。余叔岩對這位初次上門見到的弟妹，本來心中十分有氣。她就是去年在馮宅堂會上頂替自己飾演楊四郎的那個黃毛小丫頭，是她擋了自己的財路不說，而且還弄得他十分尷尬，差點下不了台。他還真沒想到，這個丫頭這麼快就成了梅蘭芳第三房的下堂妾了。

梅蘭芳這次來訪的目的，是想為孟小冬延聘一位教師上門教戲。這是孟小冬向梅提出的，因她在家反覆聆聽余的唱片後，十分景仰，很想拜余為師，而梅的意思，是要將老師請到家裡「家教」。余因體質素弱，常臥躺在床，無力授徒，更恥於上門為人說戲，但又礙於梅的面子，於是替孟小冬介紹了一位名教師，鮑吉祥先生。孟小冬一顆心終於安定下來，從此深居簡出，非至交不往來，更不與陌生人說話，過著「金屋藏嬌」的封閉式生活。每日上午由鮑吉祥上門為之說戲，主要教身段，也教打把子，說余派戲。院宅內的天井異常開闊，最適宜排戲練功，也可學騎自行車。午後斜倚窗前，聽著從手搖留聲機裡放出的余叔岩唱段，手裡捧本小戲考，翻翻各名伶所錄唱片的劇目唱詞，其中也有自己的唱片。使她感到最有意思的，是聽到自己的唱片從留聲機裡放出的聲音，覺得很怪，甚至吃驚。她常常會不信任地拉著蘭芳問：「那真是我的聲音嗎？」梅笑答：「不是妳的，還會是我的嗎？」

這段時期，梅蘭芳仍不斷地忙著演出，先在明星戲院與王鳳卿、龔雲甫合作；繼之又與余叔岩合作演於開明、新民戲院。夜戲結



東，大多是回無量大人胡同福夫人那邊。一般下午一兩點鐘來孟小冬這邊，先登樓午睡片時，三點過後，在樓下客堂開始吊嗓。其間休息時，孟小冬亦時常有口無心地隨便吊上一兩段。梅蘭芳吊嗓是為了晚上有戲，是正事；孟小冬吊嗓僅僅是湊湊熱鬧而已。有時卻是琴師王少卿在梅蘭芳休息時，主動請梅少奶奶清歌一曲，孟小冬也就心不在焉地應酬幾句。

孟小冬自幼學戲，沒有受過正規系統的文化教育，但她不甘於做一個只知唱戲的伶人，心想，即便就是伶人，為什麼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尚小雲、王鳳卿、余叔岩……這批藝術家，除戲唱得好之外，他們個個都能寫善畫？一比之下，相形見绌，她要求蘭芳為她補上這一課。為此，小樓闢一書房，當窗設置一張紅木書桌，桌上筆墨紙硯，繪畫用具，一應俱全。紅木書架上添置了不少書籍、畫冊、戲本以及大小字帖。其中有顏真卿的《多寶塔》、柳公權的《玄秘塔》，還有趙孟頫、米芾等人的書法法帖。孟小冬每日按時臨窗習字，閱讀戲本、白話小說，梅蘭芳還手把手地教她繪畫梅蘭竹菊，或談論梨園掌故，或推敲戲詞字韻，可謂其樂融融。此後孟小冬曾延聘一位國學老師學習書法，補習文化，所以後來她寫得一手好字，即在此打下良好基礎。

由此看出，孟小冬初期的「金屋」生活，還是甜蜜且有趣的。另外還可從一張梅蘭芳作的鵝影遊戲照片上，雙雙親筆所寫的「一問一答」中找到佐證。這幅遊戲照上，梅上身穿著白色對襟便裝，右手叉腰，左手幾個指頭非常投入地在變戲法，白色屏幕上出現了黑色疊影，右上端一豎行是孟小冬所寫：「你在那裡作什麼啊？」左上方一豎行是梅蘭芳所寫：「我在這裡作鵝影呢。」他們無憂無慮地享受著幸福和內心的自由自在。

